



~ 16
1259
16上



八/6
1259
16

亭文編卷四十九

門人候官林信輯錄

杜律詩話上

兒子豫朋四五歲時誦杜詩為說其義輒能了了予
 嘗見世所傳諸家解杜詩意多不合故其所說多用
 已意又嘗妄謂杜詩說之誠難而律詩尤難蓋古詩
 如哀江頭洗兵馬等篇文義事實有可推考律詩則
 託興幽微寓辭單約說之故尤為難予既為兒子說
 杜七言律詩間錄其別於諸家者以備遺忘題曰詩
 話鄭康成說三百篇以箋為名箋者標也識也示不
 敢言注但表識其不明者耳後世於杜曰注曰箋曰
 箋注類以解釋為義今日詩話別諸家也且不敢言



箋註也諸家說左者概略姓氏但云或示非好辯也
康熙戊辰七月望日說翁自記

題張氏隱居

天寶間遊魯及歸長安作

或謂舊唐書李白傳云少與魯中諸生張叔明等隱
於徂徠山號為竹谿六逸又子美襍述云魯有張叔
卿意叔明叔卿止是一人是詩題張氏隱居豈其人
與愚謂讀子美雜述張叔卿未能如詩所云也此自
當時一高士題止云張氏遠使無考亦憾事

鄭駙馬宅宴洞中

主家陰洞細烟霧留客夏簟青琅玕自是秦樓壓鄭

谷時聞襍珮聲珊珊

鄭潛曜見唐書孝友傳公作臨晉公主母皇甫湜妃
碑亦述公主孝思其賢而好客於末句見之

秦樓指駙馬所居鄭谷指山林貧賤之宅蓋茅堂風
磴山林所有駙馬已兼故遠勝鄭谷或以秦樓指公
主鄭谷指駙馬非

贈獻納使

一無使字

起居田舍人激

晴窓點檢白雲篇

點檢白雲篇點檢二字說者引唐史起居郎因制勅
稍筆削又起居舍人本記言之職惟編詔書是也至
白雲篇求其說不得遂以漢武秋風詞白雲飛當之
愚按漢書郊祀志天子封泰山封廣丈二尺高九尺

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又云其夜若有光畫有白雲
出封中唐書開元十三年封泰山歲玉冊於封祀壇
之礧所謂白雲篇疑即玉冊之類也時公既獻三賦
又欲奏封西岳賦如此解白雲二字較明上下文義
亦復照貫

城西陂泛舟

青蛾一作娥非皓齒在樓船橫笛短簫悲遠天春風自信牙樯
動遲日徐看錦纜牽魚吹細浪搖歌扇燕蹴飛花落舞
筵不有小舟能盪槳百壺那送酒如泉

觀題是公與人泛舟或謂指所見或謂譏明皇皆非

贈田九判官梁丘

崆峒使節上青霄河隴降王款聖朝宛馬總肥春一作秦首
藉將軍只一作不數漢一作霍嫖姚陳留阮瑤誰爭長京兆田郎
蚤見招麾下賴君才並美一作獨能無意向漁樵

此詩三四句或謂天寶沿邊置十節度使各鎮兵四
十九萬馬八萬餘匹然盛名無踰哥舒翰天寶十三
載春安祿山求兼領閑廐羣牧又求總監密遣親信
選健馬數千匹時李郭名位尚卑王忠嗣以讒廢與
祿山頡頏哥舒而已曰總肥曰只數因贈梁丘隱語
託諷使翰思所以制祿山也愚按新唐書百官志駕
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輿輦車乘傳驛廐牧馬牛
雜畜之事凡驛馬給地四頃時以首藉降王款朝驛

傳騷然宛馬總肥春首着不過指此此句與第二句
應下句與第一句應

吐谷渾蘓毗王款塞明皇詔翰應接見王思禮傳或
以此當降王款朝是也謂翰報命必入朝意料之辭
無據首句上青霄自指崆峒地高而言明皇紀及翰
傳天寶十三年無翰入朝事是年翰遘風疾因入京
廢疾於家田非隨翰入朝或以使事入奏必在翰未
遘風疾前公按贈翰詩首云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
功末云軍事留孫楚行間識呂蒙防身一長劍將欲
倚崆峒辭意與此詩同當是一時作或即因田按贈
哥舒也

題省中院壁

院字

掖垣竹埤梧十尋洞門對雷一作雪常陰陰落花遊絲白日
靜鳴鳩乳燕青春深腐儒衰晚謬通籍退食遲迴違寸
心哀職曾無一字補許身空比雙南金

首句埤字解者各異愚謂埤與卑同此言竹卑梧高
也晉語松柏不生埤荀子埤汙庸俗漢書劉向傳增
埤為高五行志塞埤擁下子虛賦其埤溼則生蒼莖
蒹葭皆可證射雉賦揆懸刀騁絕技如軒不高
不埤公荆南兵馬使趙公大食刀歌用之不高亦不
卑正出於此字又作埤是埤卑埤古通用也至左傳
宮室卑埤二字連用別有音義宜隨文讀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

雀啄江頭黃柳花
鷓鴣灘鷓滿晴沙
自知白髮非春事
且盡芳樽戀物華
近侍即今難浪迹
此身那得更無家
丈人才一作文力猶強健
豈傷青門學種瓜

近侍即今難浪迹
即吏情更覺滄洲遠
又當與省中
院壁一首合觀
或出為司功事
已萌芽勉為負仕終
非所好故立言如此與

鷓鴣灘鷓本取諸江南
置苑中者今云滿晴沙與後
秋興所云圍黃鵠起白鷗同
一義非但賦一時景物
也

曲江對雨

城上春雲覆苑牆
江亭晚色靜年一作天芳
林花著雨燕支

一作脂溼一作落水荇牽風翠帶長
龍武新軍深一作經駐輦芙蓉別

殿謾焚香何時詔一作重此金錢會暫一作爛醉佳人錦瑟傍

或曰此懷上皇南內之詩也
明皇以萬騎軍平韋氏

改為龍武軍親近宿衛
今浚居南內無復昔日駐輦

游幸矣興慶宮南樓置酒
眺望欲由夾城以達曲江

芙蓉苑不可得矣金錢之會
無開元天寶之盛對酒

感歎意亦在上皇也愚按詩
作於乾元元年春太上

皇以去年十二月至自蜀
居興慶宮帝自複道來起

居太上皇亦時至大明宮
或相逢道中帝命陳元禮

高力士王承恩魏悅玉真公主
常在上皇左右梨園

弟子日奏聲伎為娛是時帝父子尚慈孝無間也觀
龍武新軍四字自當指肅宗言蓋長安初復曲江游
幸非復往時之盛故公對兩有感耳

題鄭縣亭子

鄭縣亭子澗之濱戶牖憑高發興新雲斷岳蓮臨大路

一作道天晴一作清宮一作官柳暗長春巢邊野雀一作鷓鴣羣欺燕花底山

蜂遠趁人更欲題詩滿青竹晚來幽獨恐傷神

或謂雀欺燕蜂趁人亦即景所見不必謂喻羣小讒
譖按此詩明有寄託亦不必概去之詩無他意強作
附會詩有寄託反謂無他皆好異之過也此詩乾元
元年赴華州司功時作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原注時任華州司功

七月六日苦炎蒸一作熱對食暫餐還不能每愁夜中一作末自

足蠹况乃秋後轉一作復多蠅束帶發狂欲大叫簿書何急

來相仍南望青松架短一作絕壑安得一作能赤脚踏層冰

夜中足蠹秋後多蠅當與題鄭縣亭子野雀山蠹例

觀

九日藍田崔氏莊

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一作終日盡君歡羞將短髮還吹

帽笑倩傷人為正冠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峰

寒明年此會知誰健一作在醉一作再把茱萸仔細看

末句仔細看或謂看茱萸或謂縮上藍水玉山言之

兩通須知藍水玉山非但寫景山水恒在人難常健
當日生感之意在此

崔氏東山草堂

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一作多鮮新有時自發鐘磬
響落日更見漁樵人盤剝白雅谷口泉飯煮青泥坊底
芹一作專何為西莊王給事柴門空閉鎖松筠

或謂王給事非王維云舊書維晚年得宋之問藍田
別墅陷賊以前尚未有也按維傳自維以詩名盛於
開元天寶間已下皆隳括生平行事晚年指維長齋
一事與上文居常不茹葷血應下文並及與裴迪往
來嘯詠事非謂此時始得藍田別墅也維長于公數

歲開元九年進士歷右拾遺監察御史左補闕拜郎
郎中給事中其責授太子中允當在至德二載參公
贈詩稱中允聲名久史稱乾元中遷太子中庶子中
書舍人復拜給事中轉尚書右丞當是一年數遷耳
維以乾元二年七月卒公詩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
正壑漫寒藤維卒後有感也何為西莊王給事柴門
空閉鎖松筠維生前有感也當時藍田不聞別王給
事也

卜居

上元元年二年成都及
中間青城新津蜀州作

浣花流一作之水水西頭主人為卜林塘幽一作溪已知郭少塵
事更有澄江銷客愁無數蜻蜓飛上下一雙灘鷓對沉

浮東行萬里堪乘興須向山陰上一作小舟

或云甫卜居便有東行之興且東行欲至山陰奚啻萬里公必有不得已於卜居者冕之為主人者可知冕謂裴冕此說實未然成都萬事好未若歸吾廬公豈欲終老於蜀者且史乾元二年六月以左僕射裴冕為御史大夫成都尹持節充劍南節度副大使本道觀察使三年三月以京兆尹李若幽為成都尹劍南節度使是年閏四月改乾元為上元公卜居在是年春三月堂已成冕亦將去今人說公成都詩往往舉冕不能厚公冕亦寬矣特為雪之東行欲至山陰語更非是蓋山陰上舟咫尺有萬里之思故是妙句若謂欲至山陰索然無味全失詩情矣

公古詩有寄裴施州詩鄭典設自施州歸詩裴施州即冕讀此二詩當知冕在成都遇公應不薄也

寄杜位

原注位京中宅近西曲江詩尾有述

近聞寬法離一作別新州想見歸懷尚百憂逐客雖皆萬里去悲君已是十年流干戈况復塵一作行隨眼鬢髮還應雪

一作白滿頭玉壘題書心緒亂何時更得曲江遊

或曰同一貶竄鄭虔台州之流自論死減等猶曰嚴譴杜位在新州去國萬里長流十年始離貶所乃曰寬法蓋位林甫之壻權奸擅國流毒天下釀成漁陽鞞鼓之禍觀位於林甫相時盡箝列炬氣燄如此林

甫既敗僅加貶謫復從量移可不為曠蕩之恩乎嚴
譴寬法四字便見老杜春秋之筆愚按鄭詩就貶官
言自宜用嚴譴位詩就離貶所言自宜用寬法公有
也露新國用輕刑句亦為度作也詩文各有宜用字
乃謂嚴譴寬法便見春秋之筆非是位公之族子故
人詩首尾何等情至此等解累詩多矣不可不辯蓋
簪列炬即公守歲位宅詩昔以為歡今以為臯亦大
不可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見寄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此時對雪遙相憶

送客逢春一作自由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為看去亂
鄉春愁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自白頭

此詩或謂迪從王縉在蜀縉嘗為相故詩用東閣又
迪在縉幕如何遜在建安王幕故用揚州事此謬也
新舊史縉傳無刺蜀事舊史王維傳亦無新史有之
是時維自表已五短縉五長願歸所任官放田里使
縉得還京師久乃召縉為左散騎常侍舊史維以乾
元二年七月卒新史維以上元初卒二史皆云維卒
時縉在鳳翔此詩上元二年作何得云縉在蜀州邪
廣德二年縉始拜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亦不得云縉
嘗為相詩中東閣二字即詩題東亭二字何遜揚州
但以梅事引用迪在縉幕遜在建安王幕及遜墓志

東閣一開等語概芟之不涵心眼亦快事也

集有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詩或云王侍郎即

縉上元二年前縉嘗為工部侍郎上元二年四月明

皇崩縉撰哀冊時稱為工改兵部侍郎此尚可通原

注王時牧蜀應後人所為不可據

王十七侍御掄許携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請邀

高三十五使君同到

老夫卧穩朝慵起白屋寒多暝始開江鶴一作鷗巧當幽徑

浴鄰雞還過短牆來繡衣屢許携家醞卓蓋能忘折野

梅戲假霜威促山簡須成一醉一作醉裏習池迴

高適嘗為蜀州刺史時或以事至成都故公請王侍

御邀之同至草堂公蜀州有李司馬橋成承高使君

自成都回絕句是高尚留成都公先往蜀州也

嚴中丞枉駕見過原注嚴自東川除西川勅令兩川都節制

元戎小隊出郊坰問柳尋花到野亭川合東西瞻使節

地分南北任流一作孤萍扁舟不獨如張翰卓一作白帽還應一作應兼

似管寧寐莫一作今日江天雲霧裏何人道有少微星

末語歸美嚴公近解有云嚴武非能薦公者何人二

字明指嚴徒枉草廬不能識公解詩最嫌此類亦無

足辯然時顧喜之何也

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拾遺曾奏數行書嬾性從來水竹居奉引濫騎沙苑馬

幽栖真釣錦江魚謝安不倦登臨費一作賞阮籍焉知禮法
疏枉沐一作何日旌麾出城府草茆無一作蕪徑欲教鋤

愚按首句答嚴莫倚善題鸚鵡賦三句答嚴何須不
著鷓鴣冠嚴詩蓋謂公耽詩賦而不仕也豈此時已
有表薦之意乎故公答以已亦曾仕而濫騎官馬也
奏數行書正對題鸚鵡賦騎沙苑馬正對著鷓鴣冠
嬾性句答嚴第二句幽栖句答嚴第一句後四句答
嚴末二句也六句蓋阮籍好飲酒公自謂以野人對
嚴飲即禮法疏也公有小驛香醪句嚴答云可但步
兵偏愛酒是也或謂武過之公有時不冠故武云何
須不著鷓鴣冠而公解其嘲曰阮籍焉知禮法疏臆
解之失撰成事跡誣古人而迷誤後世可慨也舊辯
有可取者錄後

容齋續筆新唐書嚴武傳云房瑄以故宰相為巡內
刺史武慢倨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次李白
蜀道難為房與杜危之也甫傳云甫嘗醉登武牀瞪
視曰嚴挺之乃生此兒武銜之一日欲殺甫冠鈎於
簾者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舊史但云甫性躁褊
嘗馮醉登武牀席其父名武不以為忤初無欲殺之
說蓋唐小說所載而新唐書以為然予按太白蜀道
難本以譏章仇兼瓊前人嘗論之矣子美集中詩凡
為武者幾三十篇送還朝曰江邨獨歸處窳莫養殘

生喜再鎮曰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為文翁再剖符此
猶武在時語至哭歸櫬云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情
及八哀詩云空餘老賓客身上媿簪纓若果有欲殺
之怨不應眷眷如此好事者但以武詩有莫倚善題
鸚鵡賦之句故用證前說引黃祖殺禰衡為喻殆是
癡人面前不得說癡也武官以黃祖自比乎

野人送朱櫻

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數回細寫愁仍破
萬顆勻圓訝許同憶昨賜露門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宮
金盤玉筋無消息此日嘗新任轉蓬

唐人賜櫻桃詩首摩詰次退之結語退之聊取成

摩詰思路涌出然亦諛詞耳當時子美亦必濡豪縱
佳不過比肩摩詰此詩油然而忠愛遂為獨絕遇固不
幸詩反因之據勝人謂詩能窮人又謂窮而後工由
此論之不獨窮而工也

題桃樹

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高秋總饋貧人實
來歲還舒滿眼花簾戶每宜通乳燕兒童莫信打慈雅
寡妻羣盜非今日天下車書正一作一家
或曰此詩首曰小徑升堂舊不斜末曰天下車書正
一家疑所題者故園之桃時方全盛未逢禍亂故桃
亦可懷如此以歎今之不然與移柳幾能存同感若

云題成都桃末二語難通愚謂此解正自難通公詩本無不通寡妻羣盜非今日言鰥寡孤獨頻經禍亂觸目可傷天下車書正一家言畔逆削平四海一家吾人又安可以區區小物彼此貪戾於兵火之餘也與後夔州又呈吳郎一首同看其意自見

高秋總饋貧人實堂前撲棗任西鄰棗熟從人打拾總許邨童寡妻羣盜非今日天下車書正一家已諱徵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皆權顏雄者左翻垂損傷已露筋白魚困密網分減及溪魚吾徒胡為縱此樂暴殄天物聖所哀集中此等不可志舉嘗謂公仁人長者也讀其詩者宜知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携酒饌得寒字一作鄭公枉駕携饌訪水亭

竹裏行厨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者徵求急自識將軍禮數寬百年地僻一作關柴門迴五月江深草閣寒看弄漁舟移白日老年何有罄交歡

或曰國史補嚴武少以強俊知名蜀中坐衙杜甫袒跣登其几案武愛其才終不加害此所謂將軍禮數寬也鈎簾欲殺最為誣因不知宋子京新書何以載之本傳愚按杜公生平凡小說正史多不可憑當以詩為斷其云阮籍焉知禮法踈正其不踈處蓋阮之踈人知之阮之慎人不知之五君詠亦曰識密公之

疎與阮同觀可也集中凡為武作辭氣無不溫謹後
在武幕有云周防期稍稍大簡遂匆匆袒跣登案人
乃為此語乎此公生平為人處所關故不惜頰及

秋盡

秋盡東行且未迴茅齋寄在少城隈籬邊老卻陶潛菊
江上徒逢袁紹杯雪嶺獨看西日落劍門猶阻一作北人
來不辭萬里長為客懷抱何時得好開

嚴武仲夏携饌至草堂又巴嶺荅公詩有籬下黃花
菊對誰三四公蓋以陶潛鄭康成自比以袁紹比武
有思武意典略河朔飲與鄭康成傳兼讀詩意始明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要官閣迴添愁含風翠壁孤雲細
背日丹楓萬木稠小院迴廊春一作深寂寂浴鳧飛鷺晚
悠悠諸天合在藤蘿外昏黑應須到上頭

上頭二字亦自有本古樂府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
頭是也公湯東靈湫詩亦云東山氣鴻濛宮殿居上
頭此詩題香積寺山要官閣上頭即山頂也諸天自
四天王天至非有想非無想天影略山頂殿像也昏
黑有二意承上晚字又承上藤蘿字及背日萬木稠
也

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得開字

大家東征逐子回風生洲渚錦帆開青青竹筍迎船出

白白一作日日江魚入饌來離別不堪無限意艱危須仗濟時才黔陽信使應稀少莫怪頻煩一作頻頻勸酒杯

題曰還詩曰回猶有作之官解者諸家皆致辯所謂不足辯者此類是也楊用修以將字易遂字人多非之余謂遂字本不佳無怪用修欲易將領也鳳凰將九子楊亦引之不必訓養或謂東征賦原作余隨子乎東征當易以隨字白白江魚或引列女傳姜詩事每旦輒出雙鯉以日日為是按白白與青青對白白是也

滕王亭子

原注在玉臺觀內王調露中任閩州刺史
云閩州玉臺觀作王曾典此州

君王臺榭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攀春日鶯啼修竹裏仙家犬吠白雲間清江碧錦石傷心艷嫩藥濃花滿目班人到於今歌出牧來遊此地不知還

滕王即王子安所咏滕王高閣臨江渚者也方輿勝覽云滕王以隆州衙宇卑陋遂修飾弘大之擬於宮苑謂之隆苑後改閩苑滕王亭元嬰所建無疑或云是天寶時嗣滕王湛然蓋以元嬰生平多惡狀在隆州亦不循法子美不當以人到於今歌出牧稱之耳按湛然守閩州無據歌出牧自是子美失實語後世詩文家最不可信雖子美亦未免可以為戒

玉臺觀

原注滕王造

中天積翠玉臺遙上帝高居絳節朝遂有馮夷來擊鼓

始知羸女善吹簫江光隱見龜鼉窟石執參差一作差地烏鵲橋更有紅顏生羽翰便應黃髮老漁樵

或云觀中疑有公主遺跡故用羸女吹簫事按此首又有烏鵲橋句全集又有五言律亦云彩雲簫史駐

此說不為無見但事不可考

奉寄章十侍御

原注時初罷梓州刺史東川留後將赴朝廷

淮海維揚一俊人金章紫綬照青春指揮能事迴天地訓練強兵動鬼神湘一作襄西不得歸關羽河內猶宜一作疑借

寇恂朝覲從容問幽仄勿云江漢有一作老垂綸

唐書國史補雲給友議皆載嚴武殺章彝事或曰按

此詩武再鎮蜀彝已入覲豈及其未行殺之耶愚謂好事者偽撰事實妄解杜詩如不著鷓鴣冠者多矣

此或亦由湘西句造出也湘西荆州地不得歸者言

關公都督荆州方面重臣不得召之歸朝時章十侍御罷東川留後將赴朝廷故以此為比或謂此暗指

來瑱之事或謂嚴武再鎮成都復合東西川為一節度東川留後在所宜廢湘西句言章侍御不復歸鎮

皆非借寇恂者賴川也詩何以言河內蓋河內賴川

皆寇舊治詩意謂賴川盜賊羣起固宜借之河內盜賊不起猶宜借之時段子璋反章討平之罷官歸朝

故也此意諸家未言遂若子美誤用

午亭文編卷四十九

男壯履恭較

午亭文編卷五十

門人候官林佶輯錄

杜律詩話下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公五首

得歸茅屋赴成都真一作為文翁再剖符但使閭閻還揖

讓敢論松竹久荒蕪魚知丙穴由來美酒憶耶筒不用

酤五馬舊曾諳小徑幾回書札待潛夫

寶應元年武自成都召還拜京兆尹明年為二聖山

陵橋道使封鄭國公遷黃門侍郎廣德二年復節度

劍南公自閬州歸成都而作此詩也讀奉待嚴大夫

及此五首嚴杜交情略見注者乃云杜知武不能用

已詩含風刺大非前嚴公枉駕已發此意可類推

宿府

清秋幕府井梧

一作桐

寒獨宿江城蠟炬

一作燭

殘永夜角聲悲

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風塵荏苒音書絕關塞蕭條行

路難已忍伶俜十年事強移栖息一枝安

伶俜十年事自當指歸離奔走自己亥棄官至甲辰

參謀僅是六年十年上舉大數耳不必過泥題是宿

府詩上言行路下言栖息此解自可通或有十年乃

字之說非本意也

十二月一日

即看燕子入山扉豈有黃鸝歷翠微短短桃花臨水岸

輕輕柳絮點人衣春來準擬開懷久老去親知見面稀

他日一杯難強進重嗟筋力故山違

他日一杯難強進言不能如舊時之能飲也他日舊

時也注謂後時非

寄常徵君

白水青山空復春徵君晚節傷風塵楚妃堂上色殊衆

海鶴階前鳴向人萬事糾紛猶絕粒一官羈絆實藏身

開州入夏知涼冷不似雲安毒熱新

楚妃猶言宋子齊姜燕趙佳人或謂樊姬非也此句

言仕途同官名位相軋各炫才媚嫉下句方指徵君

二句皆比體宜合讀

通首尾讀無非知交深悲極痛之辭近注者皆謂公

風刺微君吾所未解

示獠奴阿段

山木蒼蒼落日曛竹竿裊裊細泉分郡人入夜爭餘瀝
稚一作豎子尋源獨不聞病渴三更迴白首傳聲一注溼青
雲曾驚陶侃胡奴異恠爾常穿虎豹羣

陶侃之奴偽蘇注及劉敬叔異苑其不可信人皆知
之然其事卒不知所出愚舊有臆解陶侃或是陶峴
峴彭澤之孫浮游江湖與孟彥深孟雲卿焦遂共載
人號水仙有崑崙奴名摩訶善泗水後峴投劍西塞
江水命奴取久之奴支體磔裂浮於水上峴流涕迴
擢賦詩自叙不復游江湖峴既公同時人其友又公
之友異事新聞故公用之耳陶奴入水卒死蛟龍公
奴入山宜防虎豹事相類侃峴音相近但峴事僻人
因改作侃也公常以時人姓名入詩如李白雲卿之
類又傳寫訛謬如周顥作何顥之類此說或亦可存
諸將五首

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盃出人間見愁汗馬西戎逼
曾聞朱旗北斗殷多少材官守涇渭將軍且莫破愁顏
此詩說者不知作於何時各以己意注之愚謂當作
於大曆二年秋冬間三年正月則去夔出峽末章不
得云巫峽清秋萬壑哀矣考史代宗時吐蕃之寇無
歲無之廣德元年遂陷京師留十五日乃走千秋尚

入關蓋指此也舊注指安祿山非蓋不應舍近而言
遠也廣德二年八月吐蕃寇邠州寇奉天十一月吐
蕃兵潰永泰元年八月僕固懷恩及吐蕃回紇党項
羌渾奴刺寇邊九月吐蕃寇醴泉奉天党項羌寇同
州渾奴刺寇盩厔京師戒嚴以史考之其亂視廣德
二年為甚大曆元年九月吐蕃陷原州二年九月吐
蕃寇靈州寇邠州郭子儀屯於涇陽京師戒嚴見愁
汗馬西戎逼蓋指此大曆二年之事追述永泰元年
之事以為鑒故曰曾聞朱旗北斗殷曾者已往之事
也考代宗紀永泰元年吐蕃党項羌等入寇天子自
率六軍屯於苑郭子儀屯於涇陽郭子儀傳云懷恩
盡說吐蕃回紇党項羌渾奴刺等三十萬掠涇驩鳳
翔入醴泉京師大震於是帝命李忠臣屯渭橋李光
進屯雲陽馬璘却廷玉屯便橋駱奉先李日越屯盩
厔李抱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
自將屯苑中急召子儀屯涇陽吐蕃列傳與子儀傳
同又加以渾日進孫守亮屯奉天朱旗北斗殷言軍
之衆也觀史可見但代宗紀略子儀傳詳吐蕃傳又
詳可以互見耳

見愁四句蓋言見今所愁將士汗馬西戎或深入不
止逼近內地也愁者雖未逼愁將逼也邠州靈州視
醴泉盩厔為遠地若逼則如永泰元年故事矣永泰

元年將士分屯者多曾閃朱旗北斗殷賴郭子儀免
曹見敵幸得無事若今不知多少材官守涇渭能如
永泰分屯之衆乎雖有一子儀屯涇陽其餘將軍豈
可遂破愁顏耶此詩前四句廣德元年事見愁汗馬
句大曆二年事曾閃朱旗句永泰元年事大曆二年
秋冬間夔州作諸家聚訟直夢語耳

首四句借漢喻唐借漢事故言千秋既喻唐不必泥
求漢事又玉魚金盃紛紛辯證以愚論之此玉魚金
盃指陵墓珍寶如珠襦玉柙及秦始皇水銀為江
海黃金為鳧雁之類何必苦求出處

代宗紀吐蕃陷京師不言掘陵寢豈史有所諱而不
書與或謂祿山作逆繼以吐蕃焚毀未已駸駸有發
掘之虞王魚金盃借尋常墳墓事以婉言之此說雖
巧未合也蓋陵寢雖無恙而貴戚之玉魚金盃已遭
發掘於詩意未為不合公故不欲斥言陵寢耳

或謂關為潼關故以入關指安祿山按柳伋疏犬戎
以數萬衆犯關渡隴歷秦渭掠邠涇不血刃而入京
師是此詩入關的證伋疏又云謀臣不奮一言武士
不力一戰提卒叫呼劫宮闈焚陵寢此將士叛陛下
也數語又是當日諸將臯案然則首四句是責諸將
既不能禁其入而又乘亂縱兵焚掠非止叙外寇也
韓公本意築三城 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

兵 龍起猶聞晉水清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
升平

上一章責代宗時吐蕃亂諸將也此章責肅宗初祿
山亂諸將也第一句曰本意第三句曰豈謂轉折極
明朝方兵者不敢斥言乘輿也子儀上代宗疏云先
帝興朔方誅慶緒是也第七句獨使至尊憂社稷正
與此應考回紇傳回紇使者來請助討祿山帝詔燉
煌郡王承宗與約可汗以可敦妹為女妻承宗帝欲
固其心即封其女為毗伽公主帝駐彭原使者葛羅
支見耻班下帝不欲使鞅鞅引升殿慰而遣葉護至
帝因冊毗伽公主為王妃命廣平王見葉護約為昆
弟肅宗屈已回紇以憂社稷故也五句追叙潼關之
敗此明皇幸蜀之由六句追述高祖龍起之事猶言
晉陽以一旅肇興至於有天下而不能自振乃獨使
至尊憂社稷不得已而用回紇諸君何以答昇平乎
八句一事當合而讀之

此章注說雖多本意愈晦今槩刪之已另為注說矣
愚更有說龍起者興慶宮龍池事也張九齡龍池聖
德頌序略云惟龍池蓋天之所以祚聖即今上下居
之舊里又云中宗採識者之議厭王氣而來遊聖上
處或躍之時出飛龍而合應臨淄始封也邱第在焉
上黨歷試也靈符紹至天其以是永命我唐云云公

此句即九齡天其以是永命我唐意也猶聞晉水清
以晉水比龍池言與高祖開國同符獨使至尊憂社
稷指祿山反潼關失守明皇下詔親征事如此說於
上下意不待解說自明兩存之以正讀者
朝廷哀職誰爭補天下軍儲不自供稍喜臨邊王相國
肯銷金甲事春農

此章責以宰相臨邊之諸將也觀五句七句可見幅
頓日盛貢賦日減軍須皆仰給饋饗獨王相國肯銷
甲事農安得不喜稍喜者以天下皆不自供銷甲事
農僅王一人也或以稍喜為不足王縉之辭非然唐
書王縉傳亦不見銷甲事農事

越裳翡翠無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殊錫曾為大司馬
總戎皆插侍中貂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良翊聖朝
此章舊注云子美嘗有自平宮中呂太一南海收珠
千餘日之句蓋廣德元年呂太一為廣州市舶使舉
兵叛故翡翠明珠久不貢朝廷說者多引此詩以解
太一之事舊注之說不過如此或由此通首皆指官
官句各以事實之云云按楊思勗雖殘酷安南五溪
之變實在先以越裳不貢責之思勗服乎呂太一之
事近之然杜詩云自平宮中呂太一收珠南海千餘
日近供生犀翡翠稀復恐征戍干戈密豈非太一既
平之後明珠暫至又絕乎亦當責之太一乎考李輔

國傳輔國為兵部尚書未嘗為大司馬古今官職沿革名同實異者多今人溷稱兵部尚書為大司馬不知唐之兵部尚書不可稱大司馬也唐百官志兵部尚書正三品輔國冊進司空兼中書令進封博陸郡王三品之官何足異乎以魚朝恩曾為觀軍容使故謂之總戎總戎二字杜詩常用總戎楚蜀應全未聞道總戎雲鳥瞰高適嚴武亦皆觀軍容使邪此蓋緣誤認侍中貂三字注唐人詩當以唐書為據唐書百官志云門下省侍中二人正二品掌出納帝命相禮儀凡國家之務與中書令參總而顯判省事又云左散騎常侍二人正三品注云顯慶二年分左右隸門下中書省皆金蟬珥貂左散騎與侍中為左貂右散騎與中書令為右貂以此論之侍中貂非中人也如馬燧渾瑊皆拜侍中燧瑊豈中人乎百官志中人有內侍省監內常侍諸稱無侍中宦者傳諸宦官封王公為中書令者有之無侍中

然則此詩當何如解蓋責藩鎮兼宰相之諸將也上章舉內地削責其徒煩輸輓此章舉遠人畔責其不能鎮撫首四句猶上章首四句之意不必實指其人

大司馬唐百官志無之外官天下兵馬元帥副元帥都統下有行軍司馬行軍左司馬行軍右司馬節度使下有行軍司馬大都督府下有司馬中都督府下

有司馬下都督府下有司馬大都督護府下有司馬
上都護下有司馬以意論之則副元帥都統副都統
節度使大都督中都督下都督大都護上都護皆可
稱大司馬上都護掌統諸蕃撫慰征討叙功罰過與
本詩扶桑銅柱越裳南海炎風朔雪等甚合又唐初
制元帥大都督大都護或親王領之或親王遙領連
上殊錫二字觀之大司馬必指此類非兵部尚書也
兵部尚書與吏戶禮刑工尚書皆尚書省中書令之
屬兵部之屬有四一曰兵部二曰職方三曰駕部四
曰庫部無稱司馬者兵部尚書安得稱大司馬乎總
戎二字即以公詩證之當指空印度使皆插侍中貂則
帶宰相之銜者也但以此解之詩意自明
漢書注師古曰禮含文嘉云九錫者車馬衣服樂懸
朱戶納陛武賁鐵鉞弓矢秬鬯也此詩殊錫不必九
錫大抵非常寵錫耳漢書百官公卿表相國丞相後
即太尉太尉秦官掌武事武帝建元二年省元狩四
年初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漢代大司馬為武官
極品其權執丞相不如也此詩大司馬借漢官言唐
官未為不可但泥李輔國曾為兵部尚書以唐兵部
尚書為大司馬遂難通矣

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正憶往時嚴僕射
共迎中使望鄉臺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舉杯

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羣材

或云此言蜀中將帥也崔旰殺郭英又柏茂琳李昌夔楊子琳舉兵討旰蜀中大亂杜鴻漸受命鎮蜀畏旰數薦之於朝請以節制讓旰茂琳等各為本州刺史上不得已從之鴻漸以宰相兼成都尹劍南東西川副元帥主恩尤隆於嚴武而畏怯無略憚旰雄武反委以任姑息養亂日與從事置酒高會其有媿於前鎮多矣公詩標巫峽錦江指西蜀之地形也曰正憶曰往時感今而指昔也又云軍令分明數舉杯蓋聞譏其日飲不事事也八哀詩於嚴武云豈無成都酒憂國只細傾則鴻漸之縱飲於憂國之志荒矣右說於數舉杯三字看出刺鴻漸意然云公詩標巫峽錦江指西蜀之地形尚可商愚謂錦江春色逐人來指嚴武最後至蜀時人字即指武巫峽清秋指今日思武時也公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云故園猶得見殘春又云肯藉荒庭春草色春歸云別來頻甲子歸到忽春華皆可證年譜亦云或謂永泰元年四月嚴武卒此詩作於是年之秋離草堂而來正當春色逐人今又清秋追念武知己之恩不覺萬壑皆哀按年譜公永泰元年正月辭幕府歸草堂四月嚴武卒五月遂離蜀南下自我州至渝州六月至忠州秋至雲安觀此此說之誤可知清秋指至

雲安之清秋亦不妥安知非大曆二年之清秋耶
自平宮中呂太一收珠南海千餘日近供生犀翡翠
稀復恐征戍干戈密太一以廣德元年十二月反平
之必在二年自大曆二年逆數為三年故曰千餘日
近供生犀翡翠稀即第五詩所云南海明珠久寂寥
也一言近供一言久寂似相迂然自平詩是自收珠
南海千餘日數之此詩則連太一未平時言之也詩
不作於雲安此又一證

五首合而觀之一漢朝陵墓二韓公三城三洛陽宮
殿四扶桑銅柱五錦江春色皆以地名起分而觀之
一二作對一責代宗時吐蕃亂諸將一責肅宗初
山亂諸將其事對其詩章句法亦相似三四作對一
舉內地割責以宰相臨邊之將徒煩輸輓一舉遠人
畔責以藩鎮兼相之將不能鎮撫其事對其詩章法
句法亦相似末則另為一體杜詩無論其他以此類
言亦可想當日鑪錘之苦所謂晚節漸於詩律細也
與秋興八首並觀愈見

秋興八首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
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_{一作重}開他日渡孤舟一繫故園
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波浪兼天風雲接地非但寫夔州山水公時艤舟欲

下江漢此即孤舟去路也

有謂塞上指由蜀入秦之塞此章八句皆指夔州若七句指夔州獨一句指蜀塞不成章法矣夔府書懷詩絕塞烏巒北孤城白帝邊白帝城樓詩江度寒門閣城高絕塞樓返照詩絕塞愁多早閉門何必蜀塞乃可言塞邪

他日與故鄉一類即後章所云昔時蓋故里樊川之感也前後詩有歸櫂生衣卧具舟將出峽等句是此孤舟即歸舟也白帝城樓詩夷陵春色起漸微進扁舟曉望白帝城鹽山春城見松雪始微進歸舟未嘗一日忘故園之心也叢菊映楓林孤舟映巫峽章法尤奇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一作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槎畫省香鑪違伏枕山樓粉堞隱悲笳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

陸游入蜀記唐故夔州與白帝城相連杜詩白帝夔州各異城言難辨也此謂夔府孤城當與上章孤舟例看蓋以客子言之雖蜀麻吳鹽清秋萬船不礙其為孤舟雖白帝夔州兩城相連赤甲白鹽閭閻繚繞不礙其為孤城也

上章白帝暮砧城高砧易聞也此言夔府落日白帝在東夔府在西也皆非漫下

北斗或作南斗按秦城上直北斗又北斗之宿七星
明第一主帝為樞星上句言日此句言斗又言望京
華以類而言非南斗明矣唐人亦多用北斗如平臨
北斗之類公詩亦多用北斗如秦城近斗杓之類或
又引三輔黃圖云漢初長安城狹小惠帝更築之城
南為南斗形城北為北斗形至今人呼斗城謂之南
北皆可其說亦非

奉使句非謂乘槎到天河徒為虛語蓋槎與上章孤
舟相映乘槎可到天河今繫舟不能至京華故曰虛
隨八月槎公詩有愁邊有江水焉得北之朝

三四一應夔府一應京華虛隨八月槎不如此說不
可與言京華應矣五畫省應京華六粉堞應夔府其
意易見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

一作日處一作
一日一作百處

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

還汎汎清秋燕子故飛飛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
心事違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裘馬自輕肥

首章言暮砧次章言落日此章言朝暉當時日夜無
聊不遑安處讀之如見

日日江樓與漁人還汎汎同故賦所見以自喻信宿
正與豳風於汝信處於汝信宿一意清秋燕子是將
去之物故飛飛者若見客不去故以飛飛將去嘲之
也雲安子規詩客愁那聽此故作傷人低

公天寶初應進士不第天寶末獻三大禮賦明皇召
試文章授河西尉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此與衡初
以好學射策科甲不應令除太常掌故調平原文學
略似後肅宗至德二載拜行在左拾遺以上疏救房
瑄獲譴得免推問扈從還京未幾出為華州司戶參
軍後遂棄官流寓於蜀廣德元年召補京兆功曹不
赴二年嚴武表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
魚袋明年春辭幕府離蜀大曆元年至夔視衡由史
高幕入朝廷上疏至丞相封侯果何如乎故曰匡衡
抗疏功名薄也諸家注衡皆太略衡之文學經術與
史高辟薦本末皆不及如此則古來抗疏者多何獨
以衡為言

公獻賦授官與向初獻宣帝賦頌數十篇亦略同後
遂流滯於外不能入朝雖時為詩歌不忘朝廷視向
之數退數進傳經以寄忠悃得乎故曰劉向傳經心
事違也衡之抗疏多傳經義向之傳經亦諷時政其
前後疏多及經義舊注向亦太略

公與衡向皆文學士故引用之七句遂及同學少年
同學者一時同為文學者也少年者以巴白頭視彼
為少年也抗疏傳經皆在朝廷五陵即京華地衡向
古人同學今人公俯仰古今感慨係之不必泥衣馬
輕肥以為譏刺有謂同學少年既非抗疏之匡衡又

非傳經之劉向志趣與公絕不相同果如此當言異
學何言同學乎

聞道長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勝一作堪悲王侯第宅皆新

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直北關山金鼓震一作征西車馬一作騎

羽書馳

一本作遲

魚龍寐莫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

奕棋者倏勝倏負局勢變遷廣德二年吐蕃入寇代
宗如陝州吐蕃陷京師立廣武郡王承宏為帝郭子
儀復京師代宗至自陝州所謂似奕棋也是時公在
蜀故言聞然亦諱辭也下句又合祿山陷京師明皇
幸蜀及肅宗復京師明皇至自蜀之事言之故曰百
年世事其實兩句皆指代宗時事也明皇事百年中
帶言之耳聞道二字又不止貫此兩句直貫至五六
句止各說一事說者以王侯文武二句為奕棋為不
勝悲非也

唐人最重族望所謂衣冠者族望也喪亂衣冠流離
所用文武流品猥雜故曰文武衣冠異昔時舊注未
明

或謂直北指夔北乃隴右關輔間不知此章直北征
西與下章西望東來皆據長安言直北二字與愁看
直北是長安之直北不同凡看詩文宜知大段此章
前六句作段讀者多以四句為段非也是時西北多
事姑以廣德二年言之又以僕固懷恩及吐蕃回紇

等冠邊一事言之吐蕃寇醴泉奉天党項羌寇同州
渾奴刺寇整屋直北關山金鼓震征西車馬羽書馳
當是此等或以廣德元年吐蕃入長安徵天下兵莫
至故曰羽書遲非是

八章中前三章詳夔州略長安後五章詳長安略夔
州此章末句可以結本章可以起下章可以總起下
四章故國平居有所思猶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眼前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
東來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
一卧滄江驚歲晚幾迴青瑣點一作朝班

按漢武承露銅柱在建章宮西建章宮在長安城外
西北隅唐東內在京城東北不聞有承露盤事此章
蓋言唐開寶宮闕之盛又以明皇好道故以蓬萊承
露瑤池紫氣連類言之不必實有金莖

唐公主如金仙玉真之類多為道士築觀京師西望
瑤池蓋言道觀之盛與上宮闕一類如玉臺觀詩馮
夷嬴女亦是形容玉臺觀之盛髣髴有馮夷嬴女非
咏嬴女也公詩有王母畫下雲旗翻東來紫氣指太
清宮

或謂公蓋以瑤池王母之飲隱喻貴妃之冊為太真
紫氣函關之臨顯譏玄元之降於永昌如此說是追
數前朝之失非追憶前朝之盛也

史稱明皇儀範偉麗有非常之表潞州別駕時州境
 有黃龍白日升天又京師所居宅外水池浸溢頃餘
 一望氣者以為龍氣又所居里名隆慶時人語訛以隆
 為龍韋庶人稱制改元又為唐隆上益自負此詩日
 繞龍鱗與常說稱天子龍顏不同舊注引漢高帝隆
 準龍顏齊高帝龍顏鐘聲鱗文徧體皆非也享龍池
 樂章姜皎一篇有常經此地謁龍顏句可為此作注
 或謂一卧滄江言一卧不復起也驚歲晚追遯身歷
 三朝皆成往事今不知幾時再列朝班蓋公自天寶
 十載獻三大禮賦時年四十以布衣一識聖顏至肅
 宗至德二載拜左拾遺時年四十六始點朝班至代
 宗大曆元年自雲安至夔時年五十五矣此說非是
 一卧者卧病於夔所謂伏枕也歲晚即秋也詩言幾
 迴青瑣如上說當改為幾時青瑣迴與時各一義豈
 可溷解

此詩前六句是明皇時事一卧滄江是代宗時事青
 瑣點朝班是肅宗時事前六句但言天寶之盛陡然
 截住即陡接末二語他人為此中間當有幾許繁絮
 蓋上章言長安之衰此章言長安之盛合而讀之其
 義自見也

瞿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烟接素秋花萼夾城通御氣
 芙蓉小苑入邊愁朱簾繡柱圍黃鵠一作鶴錦纜牙樯起白

鷗迴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上章長安宮闕此下三章長安城外池苑此章曲江也上下四章皆前六句長安後及夔州此章在中首二句便以瞿唐曲江合言亦章法變換處然已下只言曲江不言瞿唐以詳於首章故也

明皇始築夾城至曲江芙蓉園而外人不知祿山犯闕帝登興慶宮花萼樓置酒悽愴自此遂西幸通御氣入邊愁圍黃鵠起白鷗四句皆上盛下衰通御氣三字尤詩人立言之妙解者失之與外人不知對者自明

曲江與樂遊園杏園慈恩寺等相近地本秦漢遺跡唐開元中疏鑿更為勝境故曰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由衰憶盛感慨無窮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一作月夜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唯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此章憶昆明池也虛夜月動秋風波漂菰米露冷蓮房與上章圍黃鵠起白鷗皆遙想彼中秋色也此章六句長安七八句夔州關塞即首章塞上江即首章江間連湖言之者地勢接近公將出峽赴荆南故也陡轉陡住筆端高絕出尋常蹊徑之外或極力辯揚用修之說謂杜以唐人叙漢事摩挲陳

跡故有機絲夜月之詞此立言之體非傷喪亂愚按
 昆明池水漢時功是據唐代言不僅前朝陳跡以唐
 人叙漢事摩抄陳跡尚有感况以唐人叙唐陳跡謂
 非傷喪亂可乎又云昆明一章緊接上章秦中自古
 帝王州一句而申言之時則曰漢時帝則曰武帝云
 云如此則是上章思唐此章思漢矣但以上章末句
 為此章來脉可也一漁翁斷作杜自謂將赴荆南寄
 別李劍州云路經灑潁雙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寄
 別馬巴州云獨把漁竿終遠去皆可證

下墜粉紅就蓮房言此沉雲黑亦當就菰米言不就
 水言一說陳藏器本草菰首小者擘之內有黑灰如
 墨名烏鬱人亦食之按庾肩吾詩黑米生菰葑青華
 出稻苗公行官張望補稻時水歸亦云秋菰生黑米
 此說較得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峰陰入漢陂一作紫閣峰陰入漢陂香稻

一作紅豆一作紅稻馘餘一作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佳人拾翠春

相問仙侶同舟晚更移綠筆昔曾一作進干氣象白頭吟望

苦低垂

或云此言遊宴漢陂之事按此章合言長安城南昆
 吾御宿漢陂諸境不皆曲江昆明但指一處也

香稻碧梧屬昆吾御宿佳人拾翠仙侶同舟屬漢陂
 西陂泛舟詩云青娥皓齒在樓船橫笛短簫悲遠天

西陂即漢陂所謂青蛾即佳人拾翠春相問也問字用雜佩以問之問其意則如贈之以勺藥耳仙侶同舟晚更移指與岑參兄弟不妨漢陂行船舡暝曳雲際寺水面月出藍田關即晚更移之證也

舊注香稻宮中以供鸚鵡按鸚鵡者出隴州當是昆吾御宿間豪家共有之物不必宮中拈出亦可見當時彼中珍禽佳樹之美其實詩止重香稻碧梧以鸚鵡鳩鳳凰粧點作麗句耳漢陂種稻未見言者公與鄴縣源大少府宴漢陂詩有飴抄雲子白句說者謂雲子碎雲母以飴飴之白升菴韻藻引山稻名雲子河檀號兩師直以雲子為稻名漢陂有稻亦未可知

香稻二句與上章波漂菰米露冷蓮房同皆遙想彼中秋景下二句由秋追述春時遊賞之樂上二句現前下二句過去也因又追念當時獻賦有謂綵筆指漢陂行諸詩干氣象即賦詩分氣象意不如指獻賦言吟望望字與第二章望京華相應既望而又低垂是不能望也筆干氣象何其壯白頭低垂何其憊詩至此聲淚俱盡故終焉

杜此八首命意練句之妙不必論以章法論章各有法合則首尾如一章兵家常山敵庶幾似之人皆云李如史記杜如漢書予獨謂不然杜合子長孟堅為一手者也或八章擇取一二者非又杜此詩古今獨

絕妄擬者尤非

詠懷古跡五首 說四首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三峽樓臺淹日月
五溪衣服共雲山 詞客哀時且未還庾信平生最蕭
瑟暮年詩賦動江關

東北風塵指祿山亂與第五句相應或指少為齊趙
之遊或云公初陷賊中在山東河北間皆非

此章公自賦以庾信為比耳夔州無信古跡或因信
曾居宋玉江陵故宅強牽立說非也此詩題曰詠懷
古跡有謂首章詠懷餘四古跡者其說雖非尚知詠
懷二字不得專泥古跡遂忘詠懷也宋玉昭君先主
武侯遇皆不偶是章章古跡章章詠懷宜知此

搖落深知宋玉一作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

淚蕭條異代不同時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臺豈夢
思竅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

風流儒雅即第五句文藻師者師其文藻正與李陵
蘇武是吾師同耳或云亦字有不滿意又云非道德
師乃文雅師或云景行之至不惟尚友直欲師之皆
非

悵望二句杜言已今日悵望千秋之下一番灑淚如
宋玉悲秋異代同一蕭條惜不同時耳同時如漢武
讀相如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

灑淚如秋興八首之類

江山二句言故宅已無空有文藻彼雲雨荒臺本出
夢思今及現在豈得為夢思邪蓋皆後人所為耳不
止荒臺不可信即楚宮亦俱泯滅舟人指點皆可疑
也人與宅俱亡正感慨處

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邨一去紫臺連朔漠
獨留青冢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

千載

一作歲

琵琶作胡語分明怨

一作愁

恨曲中論

此詩二明字杜詩時有複字然負薪行止作昭君邨
疑此明妃或後人妄改

畫圖句言後人不能親覩但於畫圖省識其面耳省
識者審視也此即用毛延壽事變化出奇如九日藍

田崔氏莊用孟嘉事也或云省字宜訓省事之省猶
約略之義非或云省記也言不見其人但憶曾於畫

圖中認看春風面耳亦通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策
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

連

一作福

移漢祚終難復

一作難恢復

志決身殲軍務勞

公詩屢用宗臣字此二字本出蕭曹列傳贊尤可與
第六句相映

武侯在軍亦綸巾羽扇遺像清高不可略身都將相
氣象猶然草廬功名富貴不能束縛卓然高出古今

無兩萬古雲霄一羽毛謂此也易漸卦有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為儀詩意本此而不見用古之跡或言孔明聲名飛揚卓絕萬古如雲霄一羽誰能匹之或言嗣主不才再傳而失鞠躬盡瘁所謂高義薄雲霄者徒付灰飛煙滅不啻羽毛之輕皆非焦氏筆乘云昔人以三分割據為孔明功業不知此乃其所輕為正如雲霄間一羽毛耳亦非諸將末章巫峽清秋此第二章悵望灑淚與秋興八首是一時作可合觀之

覃山人隱居

南極老人自有星北山移文誰勒銘徵君已去獨松菊
哀壑無光留戶庭予見亂離不得已子知出處必須經
高車駟馬帶傾覆悵望秋天虛翠屏

首句公自喻南遊周南留滯古所惜南極老人應壽
昌結託老人星羅浮展遐步今霄南極外甘作老人
星公詩屢用二三四惜山人之去五句承首句六七
八承二三四言出處之難苦辭正論厚道激情生人
感悟但云風刺孤此老矣當與常徵君一首並讀

柏學士茅屋

碧山學士焚銀魚白馬卻走身岳居古人已用三冬足
年少今一作曾開萬卷餘晴雲滿戶團傾蓋秋水浮階溜決
渠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

柏學士諸家無定論愚按全集有覽柏中丞兼子姪
 數人除官制詞因述父子兄弟四美載歌絲綸此柏
 學士應是中丞子姪學士或即所除之官全集此詩
 後即題柏學士山居壁二首又寄柏學士林居一首
 茅屋即山居林居也此詩云白馬卻走身岳居後詩
 云山居精典籍又云歎彼幽居載典籍蕭然暴露山
 之阿此云晴雲滿戶團傾蓋秋水浮階溜決渠後云
 壑屋流寒水山籬帶白雲語意皆合無所疑也全集
 有覽鏡呈柏中丞陪柏中丞觀宴將士奉送柏二別
 駕將中丞命赴江陵送菜詩云常荷地主恩送瓜詩
 云柏公鎮夔國公遊於柏氏父子兄弟間熟矣柏公
 即柏茂林或作茂琳與柏正節是一人此柏學士必
 不屑以門蔭進身而願以文章顯名者何必以世系
 將門為疑哉又古詩文所云學士不盡官名亦有泛
 言文學之士者柏氏子弟已有銀魚而好學以學士
 稱之亦無妨也

奉送蜀州柏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尚
 書太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

中丞問俗畫熊頻愛弟傳書綵鷁新遷轉五州防禦使
 起居八座太夫人楚宮臘送荆門水白帝雲媮碧海春
 與報一作書非惠連詩一作書非不惜知吾斑鬢總如銀

或曰唐書世系表杜濟與位同出杜景秀下並征南

十四代孫公為征南十三葉集有示從孫濟詩斯為
合矣位又稱從弟何與新表承用譜牒恐必有誤或
曰位是公之姪今日從弟應是從姪之誤愚謂題稱
從弟詩稱惠連本非有誤世系表多誤未可據之反
疑詩也濟位並征南十四代孫公為征南十三葉稱
濟從孫亦未為合公有過從孫濟詩濟必非征南十
四代孫此詩稱位從弟後有乘兩入行軍六弟宅詩
云令弟雄軍佐位自是公之弟非姪也以位為公姪
當以守歲阿戎家為據然阿戎非王渾子戎是王晏
從弟王思遠小字阿戎全集杜位宅守歲下前八邑
辯之矣

人日

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尊前柏葉休隨酒
勝裏金華巧耐寒劍佩衝星聊暫拔桺琴流水自須彈
早春重引江湖興直道無憂行路難

公集元日太歲日人日皆有詩人日當時令節談笑
恒事休隨酒休者廢也非禁止詞時公以肺病不飲
早春江湖續得觀書題所謂正月中旬定出三峽也
本無他意今見說者附會占歲書以休隨酒是戒其
談笑後四句蓋欲避俗而行全非本意時人顧深喜
以為獨得聊復一辯集本題五言一首自當合看三
句元日四句人日即春寒華枝遲意五六以不飲聊

及劍琴亦將行儗裝意也直道亦偶然及之不必執
泥妄生枝蔓

宇文晁尚書之甥崔或司業之孫尚書之子重沆

鄭監前湖

郊扉俗遠長幽寂野水春來更接連錦席淹留還出浦
葛巾欹側未迴船尊當霞綺輕初散櫂拂荷珠碎卻圓
不但習池歸酌酌君看鄭谷去黃緣

集後有夏夜李尚書筵送宇文石首赴縣聯句此字
文晁即宇文石首石首縣名屬江陵府尚書即李之
芳聯句公首倡云愛客尚書重之官宅相賢結句之
芳云客居逢自出為別幾凄然尚書之甥此其證也

或云翟表郎官瑞見看今宰仙又云興饒行樂處離
惜醉中眠即此崔或也尚書之子供其名一云孫下
當有缺字是也重沆鄭監前湖者集中此詩之前暮
春陪李尚書李中丞過鄭監湖亭泛舟得過字一首
是也近見一解云此詩是崔姓一人重邀公泛湖而
作此崔姓者是宇文晁尚書之甥崔或司業之孫尚
書之子杜撰可笑且云公薄其人不樂與之同沆故
製題如此公溫然長者反似輕薄惡少此等解累之
也其書方有時名故辯之

韻會黃緣連絡也本詩家常用字孟浩然沙岍曉黃
緣公詩萍泛苦黃緣俗語賄作道地亦曰黃緣時解

遂謂此二字公所以深致鄙誚附識以戒妄說

留別公安大易沙門

隱居欲就廬山遠，懸瀑初逢休上人。數問舟航留製作，長開篋笥儼心神。沙村白雪仍含凍，江縣紅梅已放春。先蹋鑪峰置蘭若，徐飛錫杖出風塵。

此詩末二句或謂時公欲往廬山，故言當先置寺於彼，以待大易之來飛錫。或引志公與白鶴道人爭潛山麓事，出風塵或謂勉其勿戀懸瀑，俱非。此蓋欲大易置蘭若，精進於此。徐埃道成飛錫，本用湛方生廬山神仙詩序。今備錄左方，讀者自知。

晉湛方生廬山神仙詩序曰：潯陽有廬山者，盤基鼓蠡之西，其崇標峻極，辰光隔輝，幽澗激深，積深百仞。若乃絕阻重險，非人跡之所遊，窈窕冲深，常含霞而貯氣，真可謂神明之區域，列真之苑囿矣。太元十一年，有樵採其陽者，於時鮮霞褰林，傾暉映岫，見一沙門披法衣，獨在壑中，俄頃振裳揮錫，陵岨直上，排丹霄而輕舉，起九折而一指，既白雲之可乘，何帝鄉之足遠哉！窮目蒼蒼，翳然滅跡。詩曰：吸風九圃，飲露丹霄。室宅五岳，賓友松喬。

今相國 午亭先生前後刻所為集凡數易藁未嘗流
布輒復更定戊寅冬信初至京得及先生門嘗求所刻
集先生慎不出比乙酉信再入都先生始授信編輯又
五年而藁始定而錄始成剞劂之工亦將竣矣先生命
信叙簡末信何人敢贊一辭也既而先生復以書來云
平生學術師法河津老而無成徒深嚮往先生之撫謙
如此信又安敢不稱舉先生所以立言之本與其遭逢
之盛以告世之讀先生文者蓋河津之學以復性為宗
而文與詩皆雅健絕倫淵源最正斷為紫陽以後一人
先生少刻苦以正學自命弱冠登巍科讀書中祕與海
內巨公鈍翁汪先生阮亭王先生者益鏃厲作為詩古

文詞其標準一以河津為的迹其立朝公忠之大節行
已廉慎之清修言必稱先詞自已出所謂貫文與道而
一之者先生既無愧於河津矣其得 君之隆則自

今上龍飛中天日懸之際先生居館閣典文章值
當宁親政削平逆亂講求禮樂興起太平先生身依日
月之光凡所為表章六經褒崇前聖敷澤羣生措安中
外者先生無不殫啓沃之誠厲翼為之職自班侍從及
枋大政歷仕五十餘年其在細旃宸幄論思密勿之地
者幾四十載遂以襄成今日乾隆之治蓋

皇上兼集古今治統道統之大成而先生在見知聞知
之列所謂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者先生於癸未會試
錄序中發其端信敢於是編之成昌其說俾世之讀先
生文者登山仰岱酌醴知源古今來文與道岐者先生
貫而一之且為先生慶遭逢之隆鐘鳴谷應玉振金宣
古今來治與道分者先生亦貫而一之則謂紫陽之後
正學之統歸於河津先生直接其傳其所遇之隆則又
過之此固天下之公言非信一人之私也鈍翁阮亭二
公信曩所從受業其晚年之集皆信所編錄而今者復
得為先生完此宿諾庶幾可解免於傳而不習之憾矣
然資質駕下修名不立終無以復於先生并無以報汪
王二公之知己也追念俯仰有餘媿焉敢因先生之命
叙其所以立言之指使世之趨正學述道統者有所歸

且有祈法愈知明良之盛真千載一時也康熙戊子孟
秋望後二日受業門人候官林信謹書

文編鏤版成先文正念豕魚或悞不肯輕以示人庚寅
秋壯履既被譴鍵關自訟日對是編先文正因有較讐
之命未卒業而見背嗣罹母王夫人李孺人之艱心志
益大恍惚事遂中輟已亥長夏屏跡山村始得詳為繕
閱僅就所知印正如干字淺陋之資荒疏日甚惟隳成
命是懼金銀之謂寧能免耶壯履謹識

余司鐸漢浮幾兩載陳君觀化等造唐
而之曰先相國功在國家文垂寰宇
兩編林去人先生手錄而刻之正宗
家弗能寶為人需以置典籍不克
三十年矣於先生系計之置以
嗟若板而在味是棄璣玕於沙泥
玻於瓦礫造盲者鏡子璧其履而
以章甫也 文貞公碩德鴻才
聖世清廟明堂雅魚廣歌起固其也

閣歸兮壁徜徉於梅庄黃閣閣興頌揮
毫沾泐菰其志固其所即玉小阮閣書林
之圃之孫程洛陽之花摩挲舊編愜慕
手澤什襲選刻刷而傳布登堂其猶
怡乎想又其為人夫鴻雪忽尔泡影
兮鶴圃經黃魚亭歸去祖版陸地不
寇未絕撥此消息之理達以盛衰之論
公靈在天亦可無恨獨是一生心血在
在刊編乃置此其託其存若亡三十年

委棄於敝衣垢絮中發之字寒星燥濕
之不保之矣日無有吐惜不寧在字況今
聖天子館閣四庫博采遺書龍杖巨帙首登
乙覽此是刻也獨陳氏子孫亦宜寶之陽
邑士大夫所世室亦爾獨一邑之室愛乃
天之士大夫以此世寶愛也曰謀予 邑侯
賓門宗公之固之慕兮壁風流者清俸周
盡力肩厥事遂得此板於學宮藉歎及
百頁之琳琅高拱于類璧標堂之上千

百華之藻采交輝於彞弓鐘簋之間
明鏡高懸周道砥夫於後章首
衣被以所矣吹樂道 宗明府之好
而勸為抑余之典守竹漆企予向往
游魚聽瑟巴之鼓瑟駟馬仰伯牙之拂琴
也故序其顛末跋以言

乾隆四十三年歲在著雍
前一日平陽徐昆題于滄浪軒堂



